# 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註史記狐白卷之三

會元 霍林 湯賓尹 精選
狀元 蘭嵎 朱之蕃 詳註
解元 蘭谷 龔三益 摭評
後學 豪卿父 林世選 彙編
書林 自新齋 余紹崖 繡梓

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為善而無報也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矣

茅坤曰傳体前叙事後議論此以議論叙事傳之変体也

##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二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唐順之曰此傳如政龍不可捕捉又曰執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断若續起玄入妙

陳沂曰傳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説也明其不足信也

王世禎曰太史公馳騁上下数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來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於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絶唱也以求仁得仁又

今百篇之内見亡四十二篇是書詩又有鈌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廼可知也

試之於位典職数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于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之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恥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

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竊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逸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然君子所重在此所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称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太史氏夫子止称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太公同辟紂歸周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軼詩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軼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采薇詩之文皆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伯夷名元叔齊名致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

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既已遠辟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於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凡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迂之說其未可以爲証哉

董份曰此篇連用怨字命字天字明字爲眼目

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

茅坤曰訴歸於正

王應麟曰程子言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天蹠何為而壽此皆指一人而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董份曰妙處在援引經傳較若出諸己而從横變化莫測其端

茅坤曰太史言夷齊不能無怨淒夫子言之故益顯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旨若不如此則首尾似不相貫而引由光

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蹠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闇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也）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原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

事無味矣
按采薇餓死身且不顧何計身後之名太史曰得夫子而名益彰殊失却伯夷本意

青雲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非謂登士路也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士陶弘景見葛洪方書便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為遠矣皆指在下者言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傳至今不改

李廷機曰余讀楊升菴評曰春秋首

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已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隱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彼引賈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夸者死權言貪權勢以矜誇者至死不休衆庶馮生按鵩鳥賦作品庶每生每謂貪生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

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皆讓也未嘗不嘆其研精史學後讓太史公自叙曰太伯避歷荊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加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廼知升菴之論者此又讀朱子曰孔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於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概見則向之西山餓殍輒詩寫怨

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義曰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覩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顔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楊慎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其見聞者歎之也終日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

[illegible]

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義曰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令萬物有覩也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譬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楊愼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論頗是愚今詳

唐順之曰此傳縱橫自得非執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楊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繳結首叙管仲之出處而以致君之功結之次言受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次言其致伯之相畧而以所以為謀者結之而一傳畢矣亦傳之一躰

凌約言曰前後述管仲自言凡兩見而叙事即在其中矣此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應前）（結）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插入三叚終善遇之意）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茅坤曰以下並次鮑叔之賢客以形容主之体

張之象曰五用知字而以知我者鮑子結之如長江大河之勢一瀉便住

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

唐順之曰了鮑叔案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王肅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禮義廉耻）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

唐順之曰善因禍而為福數句得仲子骨髓

茅坤曰按此段權略管仲心緒

凌稚隆曰下三事即因禍而為福轉敗為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史公連下實字因而字而管仲相桓公之霸業具見矣

何維翰曰管子順民從欲之論是矣而予之為取則老子之術耳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管仲始然乎

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
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
權衡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
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
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
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
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宮室有三歸（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
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
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茅坤曰節儉力行一句首盡晏子
唐順之曰虛語叙事歐公誌文多用此法
楊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
凌約言曰此傳只載贖石父及御者二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哉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王維禎曰記脫石父於戹見好賢記御者見謙慎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謂直行也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正義曰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飢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與此文小異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戹。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讀作申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

按石父之賢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晏子實沮之石父豈賢於孔子哉

茅坤曰御婦之言何足收齒然太史公極力撰寫一字一味何等筆力

李廷机曰晏御之妻能成其夫之賢者也薦而用之固宜

楊慎曰贊管仲晏子前一段總說後

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情狀妙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索隱曰皆

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闊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於世者皆不論也

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楊慎曰到此有感慨羨慕平仲之行意

管仲著書篇名

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有此句方見補當學

黃震曰按老子孔子皆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替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竊其弊於申韓之李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為一家而推老子為深遠大較得之

凌稚隆曰老子清淨無為本無事迹可考太史公立傳

#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是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

只據其語孔子之言與孔子贊之之語及令尹喜強之之辭以槩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結結之中間運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莫知其然否正應莫知其所終句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子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則據其苗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學老子數句乃儒老不相能本旨無爲二句一篇之案却於末後鎖之萬鈞筆力也
此傳始終變幻真猶龍也
□神曰老子只欲

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散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即道德經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菹艾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葢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

一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虛無寂又曰老子猶龍以其能見遠能逃於物之外

董份曰先綴數語以贊老子亦变森也

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後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應前）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綱領）

莊子者蒙人也。（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

茅坤曰太史公于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跌宕可愛

柯維騏曰朱子謂莊子本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斈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按漁父盜跖胠篋庚桑楚皆南華經篇名

凌稚隆曰此篇在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處截上敘其斈下敘其事然總是以自隱無名為務脫不得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一句意

子之言。綱領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亢桑子王邵本作庚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音蜀書離辭，正義曰離辭猶力折其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

余有丁曰此傳思極微執極曲折

柯維騏曰司馬談論六家指要曰法家嚴曰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班固藝文志法家凡十申韓與焉申韓由黄老而流入于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者也

茅坤曰敘事處少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

呂居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

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潢汚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湮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致歷端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凌稚隆曰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術三節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用身危作眼術六節以故曰帶下亦結以不可不知為一

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非著書篇名）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此篇與韓子微異頗省不同）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

此又句與所說至所以親近不疑為一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為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諭作結而中云處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句盡惟知難而後不輕說此一篇要大旨也且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惜哉

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

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劉氏曰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辯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正義曰前者二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按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

至遂足取死說雖
篇蓋非最得意之
文最失意之遇

余有丁曰此則所謂文淺而言深者也

余有丁曰彼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為至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私

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正義曰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窺已之事情乃為刺說問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鬻彼細微之人言甚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余有丁曰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為借我而資彼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句應上文語照應文法

議論的確世情若畫

凌稚隆曰秦王悅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於同計同行者乎

者但徑捷省略其詞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汎濫傳文則多而久之謂煩其多而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循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劉伯莊曰貴人與甲與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大忠志

李廷机曰文勢間架展轉不窮辯士之流也

王維貞曰伊尹百里奚一節議論未純

又曰以下凡三引證無不言言中疑可為論事者法

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悟言無所擊排
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于君也
迺後申其辨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此句屬下文知盡
之難謂人臣盡知
事上之道難也
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
道合曠日已久誠著于君也君之渥
澤周浹于臣魚水相須鹽梅之和也
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殷本紀云尹為
有辛氏勝臣負
鼎俎以滋
味說湯
百里奚為虜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
夫百里以媵秦穆公姬也
皆所由於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事之所設也索隱曰
韓子作
能士之
所耻也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

総宋人關其思二事而斷之以非知之难也處知則难矣文有問鎖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計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已惑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當歎焉
邵宝曰此其事在弥子瑕無深論者若夫人入則母病雖聞君車不可矯而駕也聞母病而失浞非孝子也矯

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車罪刖毀傷其肢体得為孝子乎抑事君於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董份曰非辛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此下方結出說难主意

楊愼曰則幾矣謂幾外善諫說者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以儒術而二子得以名法顯覺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

以刻急自賊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

茅坤曰斯以藥死非一尚罪不可逭也

李廷机曰後來李斯下獄欲自陳亦竟為趙高所阻此天道好還之理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同事荀卿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賊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

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虛無體也因應用也謂因而應之也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

楊慎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

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慘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乃設之曰先黃老為何耶

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胥壞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黃□曰按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主帥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勝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首哉

孫子吳起列傳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馮夢禎曰孫子能策龐涓於後不能策龐涓於前吳起能以形勢不如德說武侯而以相楚無德亡其軀此皆能言而不能行者也

王維貞曰太史公蓋以自見

程文熙曰數語深得子胥不死之意彼小丈夫死溝瀆首真不足道哉

子胥以忍成功白公不忍故敗

伍子胥列傳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郁離子曰。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爲報其父兄之仇而已。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沉其身。不知止也。

凌稚隆曰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是於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脉何等貫串

黄震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為國害子編謂商鞅列傳之術始能帝秦亦能亡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

#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綱領）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掌公族之官）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名罃）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

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亡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

楊慎曰叙商鞅変法情載廷臣論難與趙武靈王變胡服率同一書法反覆論難俱以法故循禮可不可為綱領

茅坤曰此商君傳中一小段也然中間脉絡相聯首尾相應乃知[illegible]

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悖謂重疾而悖亂也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敖商君書作訾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

看一段自有一段氣脉關鎖處

此衛鞅變法之端

丘濬曰五伯而霸上伯字入声下霸字去声用字亦不苟其本原于左氏

楊慎曰卒定變法之令與上欲變法相顧



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制拘束也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

柯維騏曰貪位貪名雖自道實微有譏刺商君意與末貪字暗相呼應

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索隱曰孟蘭皐人姓名言鞅前因蘭皐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陳霆曰反聽內視者反己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能剛而立也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

李手批云商君徙木立信至與卬盟襲虜以攻信安在哉趙良諤諤改虞舜於鞅耳彼惡知之至逆旅不相容豈虛言哉

東郭曰此說叙事有体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關鍵謹嚴秦漢文亦不多得者无作論可以為法

女之別。犬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默也）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呈登曰叙五羖大夫當日德政歷歷可睹商君貪殘刻薄知其不亡何俟

田汝成曰歷詞五羖大夫之德俱本虞舜有言自卑意茅坤曰此下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一一反五羖大夫唐順之曰峻刑數事明與五羖大夫施德相反

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助也歌以助杵聲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

[illegible]濬曰趙良此數語一即一轉意味深厚誠確論也

邵氏考實云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

虞順之曰出盛車從明與五羖大夫行於國中相反

焦竑曰趙良正言血脉在歸十五都以下數語太史公謂其不師趙良之言正謂此耳

言人畏制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三轉）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四轉）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第五總轉）君之出也從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徐廣曰一作桊盧之勁矛千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

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之說應侯也彼所謂顛巖穴之士其寓意微矣假令鞅能薦良以自代歸商於而灌園豈不身名兩全哉惟其不能卒之車裂族滅悲夫

茅坤曰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着總工

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即所封商於十五邑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此贊總結傳中意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于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

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書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殺然與何益哉

而賊人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

陳沂曰此傳全用戰国策而畧删蔵茅坤曰蘇秦之說六國大畧各因其情以為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秦稍遠矣所忠

# 蘇秦列傳

蘇子由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說謫而從為愈與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往燕趙其心于其所難為之期年歃血于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是固然矣而太史公以從約書於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夫辨士游說語大史公信之過矣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伏後不敢仰視案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

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趙隨之於是恐以韓衞之不支說齊楚齊并於秦為兩大之国也齊又最遠當無恐於秦則以從秦摩之其秦所為師事於鬼谷先生者之客而六國者既已入於秦之揣摩則不能不奉國以從也揣摩說當世之君此一篇骨子

按秦自孝公以後蠶食諸侯之勢已成六

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太公）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代郡馬邑）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此後奉陽君已見案）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

國不得不合乘合為從其蘇氏之揣摩乎彼說行而佩相印于六國也豈偶然哉

楊愼曰說燕王自首至天府者也誇言燕地廣兵衆富饒也次言燕不被兵者以趙蔽其南也秦不能喻趙而攻燕而趙則能攻之意謂無趙以蔽之則燕被秦兵矣此只是脣亡齒寒之喻但詞氣激昂竦動人主之聽耳

李廷机曰論六国之勢以至土地甲兵車騎種粟之有差可謂下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所謂

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

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夫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王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

辨而不華也

茅坤曰燕所畏者趙故說之親趙以擯秦

李廷机曰趙為之蔽此燕當德趙也趙攻燕易此燕當患趙也說得要領故文侯首肯

楊慎曰此篇言合從與否之利害為說六王說詞之要領議論明白透徹

可善又曰自首至臣故敢進其愚慮以前奉陽君不悅之而為是言奉陽當國不免專擅而肅侯亦有惡之之意故揣之而為此言以微激之也

又曰安民無事之說意者肅侯怠政厭事故以此言迎合其意而開悟之正揣摩之術安民之本在于擇交又此一段之綱領言齊秦皆不可倚而為之攻應後與秦與齊之害故謀攻伐是絕人之交以明交不可不擇而亦不可失也

又曰君誠能听臣

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當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鮑彪曰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

揣摩

凡七用安字

至此臣之所上為君願也先言利以誘之所以言交得之利也封侯等語非所以言湯武盖游士之詞

楊愼曰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倚秦倚齊之意盡與斉秦則韓魏楚弱而上郡絕道不通而兵無援則趙被秦之害秦欲已得山東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害以搖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

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以上言得交之利今大王與秦。應倚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應倚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音止道。則南陽危。韓地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

楊慎曰自當今之時至東有青河言趙之地大兵衆國富地險誇其強也此意與說燕同

葉坤曰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說之親韓魏以擯秦

楊慎曰秦之所害莫大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爲之南蔽也則禍必中趙矣此亦唇亡齒寒之意亦所以申言交不得之害也

又曰臣聞而下至冥冥決　事哉歟其權度利害而決

據番吾。則兵必戰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以上言[illegible]之害）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以上申言交不得之害）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

之也

楊慎曰臣竊以下至豈可同日而語哉所以言從之利实择交而得之意

楊慎曰夫衡人者至大王孰計之也所以言衡之害实择交而不得之意

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内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

王維禎曰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一可斷破衡人骨髓是衡人罪案

茅坤曰一傳主意到此方明白點破

楊慎曰此下至篇終言合從之意

李廷机曰六国攻守形勢具見於此

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傅塞布子置路歷七在前亦奇矣然不過權以御秦卻不言所以圖秦則秦之計亦不爲得也

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以上言衡之害實揮安而不得之意）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游說大主意）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河乃之[illegible]）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

楊慎曰揣秦之策鑿鑿可覩此洹水一盟而秦兵不敢窺山東者十五年此固秦之力也

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以上言合從之意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迺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

芋坤曰此番是蘇秦後門
又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持兵家形聲之說而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指則異心矣況連六國之衆而又南北相亘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得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敢東窺函谷愚曰由秦蘇激張儀入秦而從中制之也
楊愼曰自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至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言地險固兵堅利卒勁勇也
按棠谿至太阿皆寶劍名

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言韓之強）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索隱曰。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盖起足蹋之而射）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音附。戰國策作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逃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

重份曰以韓卒四句將前面意總結西漢末但用此法

楊慎曰六國惟韓逼近秦患說之難為力也

茅坤曰韓所患者在割地

余有丁曰論衡害可論徹盡蘇秦明允六國論全出此

楊慎曰此說詞但反覆言韓事秦地有盡而求無已不戰而地已削以牛後之喻激之此韓王之所以按劍而

幕。鐵幕劉氏曰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革抉一作决索隱曰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韝也㕮芮索隱曰㕮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

楊慎曰說魏襄王其意大慨與說韓王之詞同蓋韓衛一体也其要亦在乎事秦之刲也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国已虧與不戰而地已削之說正同中間明衛人及群臣皆不忠而公私内外之言尤為明白

詞同韓辭

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數即數畧之數無所芻牧見人居稠也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

此言魏之強

此連衡之害

夫挾強秦之勢數語雖是激詞亦是實事

凌稚隆曰論連衡之害此論亦當

此意與說趙同

董份曰說士之策大都先以利歆之而後以勢禁之蘇子說六國類不出此々篇有三段首段歆之以地廣民而陽之以連衡之害次段歆之以士勇兵強而陽之以割地之辱末段引周書喻其當絕而深以從親望之也

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迺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祀春秋。於隱曰謂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巾裹頭以異索衆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正義曰廝徒謂炊烹供養襍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

周廟金人緘其口而銘其背其冡曰熖熖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斧柯此蘇秦語本此

楊慎曰自此至志高氣揚言齊宣王

索隱曰謂割地獻秦以効己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

之強

李東陽曰鋪叙齊國富強文勢乃井然不紊

紅潘曰擊字摩字成帷成幕成雨等字甚奇乞今可想

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管仲連五家之兵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連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絃擊之不鼓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索隱曰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博劉向別錄曰蹹鞠兵埶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

見齊富之盛

楊慎曰自且夫韓魏至輕為之臣也言二国近秦患而輕事秦

楊慎曰自今秦之攻齊至不能害齊亦明矣言秦之不能害齊

楊慎曰說齊則以齊之強秦之不能害齊皆誇言之以齊之強而事秦則不能揣已韓魏之

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地名）之道徑乎亢父之險（亢父縣名屬梁國）車不得方軌（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

輕臣事秦者以近秦患也以秦之不能害齊而輕事秦則不能端敵皆可羞也然曰秦不能深入攻齊皆恐韓魏之議其後也與說趙王同詞然不言韓魏為蔽者以齊強而秦交之也然則韓魏在所收矣

茅坤曰齊無患於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楊慎曰伯王之資已上言楚国之強

喝。驕矜而不敢進。[恫疑恐惧也虛喝喘息惧貌言秦自疑惧虛作恐喝之詞驕矜之態而不敢進兵也]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

楊慎曰秦楚其國勢不兩大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說詞之綱也

劉辰翁曰當時山東之国惟齊楚之強可與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患楚則近秦患故言其強不當事秦雖同而楚則以勢不兩立者激之此其異也

楊慎曰大王不從以下言不從之害大王誠能听臣至實外廐言從合則楚王之意

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正義曰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趙燕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

王維禎曰合從衡成兩語利害甚明

楊慎曰秦虎狼而下言衡成則秦帝之意

夫爲人臣一段一意兩轉舌有奇峰

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猶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歆之則利害尤著故重言之

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二句說楚綱領）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二句即上文）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楚王並秦之意）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改作縣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深而意益明暢

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此段儘力摹寫）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應前求說周）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蘇秦之昆弟妻嫂（應前兄嫂皆笑）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

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止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覩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何孟春曰按史畧云蘇秦因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償千金隣子不與夫一有為千金之償利厚極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有也世人狥日見其独一隣

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進若蛇行也蒲服即匍匐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近城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云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迺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用。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

董份曰六国從約特欲賓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閑門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斃諸侯所以賓之適所以成其王業耳以秦之智略而不能慮此何也曰燕得地形而兵力弱秦以口舌欲令六国而實之端上然惟恐其兵之一日東出而敗從也敢議攻秦哉惟與六国守從目前無事而已蘇實有用天下之才而徒徼一時之富貴無天下之志者

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

也豈暇深慮後哉李夢陽曰執專則秦以數千里一衡之地而卒并天下執分則齊及燕趙皆以二千韓魏以千楚以五千里合從之地而卒并於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遺憾於從約之解也

董份曰方說六国實秦失此即以秦休齊其反踈不旋踵如此使齊人詰之何以旋面目哉六国為說士所愚往往如此

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廣雅云蘇奥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愈即病之愈謂能愈饑病也毒發而斃亦與餓死同患今燕雖。即秦王之少婿也弱小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

楊慎曰提起燕人毀秦等語承出下文許多議論文法也

丘濬曰此又辨論之一大机括也

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迺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庭今臣為王却秦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

董份曰以曾參伯夷尾生三人來探君心策士之智也

高曦曰已上三段連用又安能等字辨結令人無應荅處

大王若何。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與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

此段詳載戰國策

[illegible]坤曰此段藥酒之喻即蒯通說齊王信之故態也

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音羊）僵（音薑）而棄酒（佯詐也僵仆也）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廼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

楊慎曰設計脫身卒遭齊難悲夫

王應麟曰：蘇子云「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焚，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自確」。惜乎蘇秦能言此而不能自保其身也。

凌稚隆曰：史魚將卒，以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尔子瑕，命其子置尸牖下以諫。於是灵公弔而問之，遂進伯玉而退子瑕。此以尸行其忠者也。若蘇秦之殉市，正與吳起主尸之意同，此以尸行其詐者也。嗚呼，豈異哉。

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云：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竟不言本姓名。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應上結案。齊之為蘇秦報仇也！」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揚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抑天下共笑之，諱學其

立預曰毋令獨蒙惡聲一言太史公無乃去嚴矣哉

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事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趙恒曰太史公謂異特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言事非蘇秦之時以其權変類秦亦附之秦者毀之而過其實也天下之惡皆歸之也今為之列其行事次其時序則異時之事不列於秦而秦之惡聲不獨蒙矣所以然者起閭閻連諸侯從親其知過人惡而知其美所以稱良史也

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事，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趙恒曰：太史公謂與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言事非蘇秦之時，以其權變類秦，亦附之。秦者毀之而過其實也，天下之惡皆歸之也。今爲之列其行事，次其時序，則與時之事不列次秦，而秦之惡聲不獨蒙矣。所以言此閭閻連諸侯從親其智過人○惡而知其美，所以辨良史也。

按樗里子秦惠王之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按甘羅年十二說趙割五城與秦以廣河間

趙恒曰三人皆以智稱一則以骨肉重一則起閭閻一則年十二耳可見方秦之強天下尤趨詐謀也

陳仁子曰苟為人所間而欲奪其位國成讐旅也何

## 樗里子甘茂列傳贊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正義曰甘茂為彊齊楚所重也甘羅年少甘茂孫然出一奇計。聲施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 穰侯列傳贊

太史公曰。穰侯魏冉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

以范雎之於魏冉乎

康海曰王翦諸人之輔秦蓋以德之參会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訊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耶

於羈旅之臣乎。

## 白起王翦列傳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圾音汲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李廷機曰起之自殺王離之降虜皆可為善戰者之戒二人合傳結意相合太史公正是此意故以不亦宜乎總束

真德秀曰太史公叙蘇秦激張入秦一事中間無限婉轉當時三人情思描寫盡矣
金履祥曰六国畏秦衡成則易從合則难秦為其难者儀為其易者優劣辨矣且儀入秦固於秦之術中而不悟秦何自謂不及張儀以予諭殆過之矣
王維禎曰舌在是篇中骨子

#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伏後弗如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為後檄告楚相眼目）曰儀貧無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古釋字）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

茅坤曰描寫蘇秦激張儀西入秦處甚工

李廷机曰儀當日心事被子長看破了

楊慎曰使人隨張儀而奉車馬金錢以為先容之計秦之待儀者恩亦渥矣其實不過為秦

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又提入一層）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應前不及張儀）始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何等描寫）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

以散從約計

穆文熙曰愚觀蘇秦得志而激儀入秦儀欲連橫而振暴其短權謀之上以術相尚如此宜其不終也

楊循吉曰此段五句連用我字若字文法奇崛

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秦（至此纔說出來）蘇秦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秦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總了蘇君一段案）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應前楚相亡璧笞張儀）

李東陽曰。楚世家亦載此。叙事同而文法異。宜並觀之。

董份曰。陳軫之計又出張儀之右。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

凌稚隆曰甚矣楚王之愚而儀之詭計中也使早听軫之策豈動二国之兵乎

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
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
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
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
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伏案）
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
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
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
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
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

楊慎曰楚絕齊又而受秦患卒割兩城以與秦平蓋由不听軫之計也

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應上）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

凌稚隆曰張儀請行意有靳尚為援而亦知秦強楚弱楚不敢害己也

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亦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

董份曰赦張儀厚禮之如故畏秦強故也此所以六国而楚先亡有以夫

凌稚隆曰起首不叙邑里而直曰游說之士與富虞卿廉頗李牧同列

李孖机曰軫之計出張儀之右此傳亦出張儀右軫之辨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乎人心不詭于正論

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

李子東陽曰此見陳軫善於巧辯處

厭食事欲令其多事也

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

軫遂至秦句東得有力

丘濬曰此陳軫善引証亦工於媚君者也

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

楊慎曰館竪子未必有其人假設之言耳

王維楨曰救難恤鄰大義也既不救而又伺其傷以利之乎

楊慎曰陳軫一牽兩實之計是即卞莊刺虎之說也

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竪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

凌稚隆曰觀此贊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而儀之辭亦不如穌之精采

金履祥曰六國畏秦衡成則易從合則難秦為其難者儀為其易者優劣辯矣

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趙恒曰按儀秦之說六國一主縱一主橫要其仝師鬼谷仝學揣摩其言雖無陰陽晝夜相反而青出於藍洵也然儀之行事甚於秦

而世之惡秦者甚於儀以秦死于先而儀振暴其短於後所以成其衛道誠使儀死在秦之先而秦之振暴儀以成其從亦如之捴之曰二人真傾危之士哉而優劣不足論也

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变体也
董份曰太史公歷叙從横之徒及鄒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激意尊歸功于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又曰三段叠用先字惟字文法变化

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叙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

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

李廷机曰謂之術使與孟軻之德不同是以所如皆合

董份曰言鄒衍之行其歸節儉仁義倫理本有準則特其始為濫耳濫耳言其說怪迂不經濫漫作耳故王公大夫初欲從之而其實不易行也

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實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李廷机曰太史公傳孟軻以冠稷下諸儒讀其書為之掩卷三嘆秦漢後識軻者有人矣余猶恠其論三騶曰衍者著書十萬言皆閎大不經而謂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為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衍悪有此斯言也微軻誰屬哉

董份曰此前叙衍見尊礼言其行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阨不同然孔孟實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衛靈梁惠之事見孔孟雖困阨而不肯阿世苟容以取尊礼也

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音劬）然顧化（索隱曰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駭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歆從其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索隱曰撇拂也謂側行而衣撇席為敬）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書篇名）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是軻對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illegible]前所如不合）欲

其論甚正然又引奚尹之事為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雖一時以聳觀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伊之負鼎奚之飯牛皆作先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抑衍後復解之此太史公極妙處

至末方重孟子陋諸子此是抑揚開闔之妙

方孝孺曰荀卿剽掠聖人之餘言使為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于孔子之道而不疑儼然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偽也妄

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圜孔不可入也謂戰國時孔孟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稷下稷齊之城門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故云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所言五德終

為蔓衍之詞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心不過欲求垂于人而不自知為斯道說賊也

余有丁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讎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其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録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多智難盡如炙輠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

又特甚者也
焦竑曰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堅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白猶是也堅執是其說而守之也同異者合同衆人之異論也
俞思李曰拙出墨翟更換文法又用一蓋字趂句末二或曰字敘之何等洒樂

子長盧。尸子名佼衛鞅信客鞅被刑乃亡蜀作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阿東阿吁子名嬰齊人有十八篇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黄震曰太史公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

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為齊祭酒後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

許應元曰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摹寫孟嘗君養士而得養士之報則太史公手筆也

因記嬰與忌同將故并記忌事

凌約言曰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其初說文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養客之心已萌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而概善遇之是以

#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惠梁王卒。宣王

狗盜雞鳴之流卒賴其力以脫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剄宮門馮驩之復其封邑皆食客之效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文卒遇之如故非其天性然乎史贊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

楊慎曰此叙田文之始以起下文擬議之端

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

王偉曰此亦有見之論

廬順之曰文之遊俠兆此

許應元曰觀文此論則其少時已有散財結賓客之志矣

吳澄曰此傳以待賓客為綱領故篇中客字凡四十見

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應前不能知）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

以上特次田文所得為太子而封於薛之始

王世貞曰贊中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指此

楊慎曰輟食辭去客亦卻我以一飯為去留於田文毀譽何有

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

董份曰蘇代引譬以止田文之行亦善於立論者

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欲謀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

蘇軾曰田文所賓礼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礼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脱於虎口當是之時雖道德礼義之士無所用其力雖然道德礼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凌約言曰俗所言孟嘗君養客乃雞鳴狗盜之雄正謂此也

姫求解。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姫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養客之效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姫。幸姫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封傳今之驛劵也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養客之效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

何孟春曰按晏嬰長不滿六尺而身相齊國名揚諸侯則眇少奚足以醜薛公而薛公奚以怒耶少丈夫之誚也一言之失即滅一縣之人抑何慘哉歟後齊魏滅薛而孟嘗絕嗣無後也自以夫

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觀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何孟嘗君曰殷景覺長不滿六尺而身相齊國名滿諸侯則眼必美以聞薛公而薛公美以然則必丈夫之謂也一言之中即滅一縣之人抑何慘然殘後齊聞何薛而孟嘗君詞無後也以夫

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董協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宰故不自安耳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眉 楊慎曰蘇代此與前說韓魏事大本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

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

楊慎曰蘇代此與前說韓魏事大体畧同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illegible]

[illegible]之曰魏子焉與策言一事而傳聞異耶

此亦孟嘗君養士之驗

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江曆曰前提是為孟嘗君此結謚為孟嘗君首尾照應

茅坤曰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叙不相屬故別為疏之下後

按列士傳云孟嘗君舍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也。六子之說　暗應五月　初。追叙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索隱曰蒯草名縱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曰蒯緱也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

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驩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恐有誤

黃震曰按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平原君好士僅得一毛遂而二君皆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為哉

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此語與後案）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户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

唐順之曰此馮驩工於取息處其所以為田文謀者豈亦叨至

凌約言曰文之貸錢者為奉客計而驩曰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其為文種德增名多矣驩亦賢矣哉

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

丘預曰客食恐不足語應上邑入不足以奉客句照應文法也

按戰國策馮驩焚薛債券後朞年孟嘗君免相就封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以迎太史公不載以缺始末

李東陽曰此又換一叉去以彖田文之實

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

田汝成曰馮驩說秦非為秦謀也為文之復相佐謀也

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

凌約言曰馮驩說秦齊而孟嘗君之黃金封邑踰於平特正與蘇代振甘茂之事同

穆文熙曰以此說齊尚有英發之主疑文恐畱之不可遣之不可則是激之使殺文也

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疊前語）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

董份曰使人至境候秦使者未信馮驩之言欲驗其實也

羅洪先曰田文食客三千而卒以馮驩一人復其位賢士誠不易得哉

張之象曰傳末復申此一段見孟嘗君所以遇客如故之故

許抳卿曰讀至此

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

嘗怨於是虛聲

李光縉曰馮生之言市道也然求士於戰國欲無市道得乎用以求歡

王維禎曰驩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

董份曰此贊其好

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謂心中所期之物無於市朝之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

客美刺並顯受推盧曰太史公斷之曰自喜蓋以斥其非公好云

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王安石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狼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三卷終